

石点头

(明)天然痴叟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醉醒石/(明)东鲁古狂生编著 石点头/(明)天然痴叟编著

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5.7

ISBN 7-5080-0777-8

I. 醉… II. ①东… ②天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
IV. I 24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2456 号

插图 金维久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25印张 374千字

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21001—26000册

定价:18.50元

冯梦龙叙

石点头者，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。小说家推因及果，劝人作善，开清净方便法门，能使顽夫伥子，积迷顿悟，此与高僧悟石何异。而或谓石者无知之物，言于晋，立于汉，移于宋，是皆有物焉凭之。生公游戏神通，特假此一段灵异，以耸动世人信法之心，岂石真能点头哉？噫！是不然。人有知，则用其知，故闻法而疑。石无知，因生公而有知，故闻法而悟。头不点于人，而点于石，固其宜矣。且夫天生万物，赋质虽判，受气无别，凝则为石，融则为泉，清则为人，浊则为物。人与石兄弟耳！盲人不知视，聋人不知听，粗人不知文，是人亦无知也。月林有光明石，能照人疾，则石而知医；阳州北峡中有文石，人物、溪桥、山林、楼阁毕具，则石而知画；晋平海边有越王石，郡守清廉则见，否则隐，则石而知吏事；是石亦有知也。望夫江郎，登山而化，人未始不为石。金陵三古石，为三举子，向吴太守仲度乞免煨燂，石亦未始不为人。丈人丈人之云，安在石之不如人乎？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，以此名编。若曰生公不可作，吾代为说法，所不点头会意，翻然皈依清净方便法门者，是石之不如者也。

古吴龙子犹撰

目 录

第 一 回	郭挺之榜前认子·····	(155)
第 二 回	卢梦仙江上寻妻·····	(171)
第 三 回	王本立天涯求父·····	(189)
第 四 回	瞿凤奴情愆死盖·····	(209)
第 五 回	莽书生强图鸳侣·····	(225)
第 六 回	乞丐妇重配鸾俦·····	(240)
第 七 回	感恩鬼三古传题旨·····	(253)
第 八 回	贪婪汉六院卖风流·····	(263)
第 九 回	玉箫女再世玉环缘·····	(281)
第 十 回	王孺人离合团鱼梦·····	(301)
第 十 一 回	江都市孝妇屠身·····	(319)
第 十 二 回	侯官县烈女歼仇·····	(334)
第 十 三 回	唐玄宗恩赐纁衣缘·····	(355)
第 十 四 回	潘文子契合鸳鸯冢·····	(365)

第一回 郭挺之榜前认子

阴阳畀^①赋了无私，李不成桃兰不芝。

是虎方能生虎子，非麟安得产麟儿。

肉身纵使睽^②千里，气血何曾隔一丝。

试看根根还本本，岂容人类有差池。

从来父之生子，未有不知者。莫说夫妻交媾，有征有验。就是婢妾外遇，私己瞒人，然自家心里，亦未尝不明明白白。但恐忙中忽略，醉后糊涂，遂有已经生子，而竟茫然莫识的。

昔日有一人，年过六十，自叹无子，忽遇着一个相士，相他已经生子，想是忘记了。此人大笑说道：“先生差矣。我朝夕望子，岂有已经生子，而得能忘记之理？”相士道：“我断不差。你回家去细细一查，便自然要查出。”此人道：“我家三四个小妾，日夜陪伴，难道生了儿子，瞒得人的？叫我那里去查？”相士道：“你不必乱查。要查只消去查你四十五岁丙午这一年五月内，可曾与妇人交接，便自然要查着了。”此人见相士说得凿凿有据，只得低头回想。忽想起丙午这一年，过端午吃醉了，有一个丫头伏侍他，因一时高兴，遂春风了一度。恰恰被主母看见，不胜大怒，遂立逼着将这丫头卖与人，带到某处去了。要说生子，除非是此婢，此外并无别人。相士道：“正是他，正是他。你相中有子不孤，快快去找寻，自然要寻着。”此人忙依言到某处去找寻，果然寻着了，已是一十五岁，面貌与此人不差毫发。因赎取回来，承了宗嗣。你道奇也不奇？这事虽奇，却还有根有苗，想得起来。就寻回来，也只平平。还有一个全然绝望，忽相逢于金榜之下，岂不更奇？待小子慢慢说来。正是：

命里不无终是有，相中该有岂能无。

纵然迷失兼流落，到底团圆必不孤。

① 畀(bì,音毕)赋——给予,赋予。

② 睽——同“睽”,分别,分离。

话说南直隶^①庐州府合肥县，有一秀才，姓郭名乔，表字挺之。生得相貌丰洁，宛然一美丈夫，只可恨当眉心生了一个大黑痣，做了美玉之瑕。这郭秀才家道也还完足，又自负有才，少年就拿稳必中，不期小考利，大考不利。到了三十以外，还是一个秀才，心下十分焦躁。有一班同学的朋友，往往取笑他道：“郭兄不必着急，相书上说得好，龟头有痣终须发。就到五六十上，也要中的，你愁他怎么？”郭秀才听了，愈加不悦，就有个要弃书不读之意。喜得妻子武氏甚贤，再三宽慰道：“功名迟早不一，你既有才学，年还不老，再候一科，或者中去，也不可知。”郭乔无奈，只得又安心诵读，捱到下科。不期到了下科，依然不中。自不中也罢了，谁知里中一个少年，才二十来岁，时时拿文字来请教郭秀才改削，转高高中在榜上。郭乔这一气，几乎气个小死，遂将笔砚经书，尽用火焚了，恨恨道：“既命不做主，还读他何用？”

武氏再三劝他，那里劝得他住，一连在家困了数日，连饮食都减了。武氏道：“你在家中纳闷，何不出门寻相知朋友，去散散心也好。”郭乔道：“我终日在朋友面前，纵酒做文，高谈阔论，人人拱听。今到这样年纪，一个举人也弄不到手，转被后生小子轻轻夺去，叫我还有什么嘴脸去见人？只好躲在家里，闷死罢了。”

正尔无聊，忽母舅王袞，在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做知县，有书^②来与他，书中说：“倘名场不利，家居寂寥，可到任上来消遣消遣。况沧湖洧水，亦古今名胜，不可不到。”郭乔得书大喜，因对武氏说道：“我在家正闷不过，恰恰母舅来接我，我何不趁此到广东去一游？”武氏道：“去游一游虽好，但恐路远，一时未能便归。宗师要岁考，却教谁去？”郭乔笑道：“贤妻差矣！我既远游，便如高天之鹤，任意逍遥，终不成还恋恋这顶破头巾。明日宗师点不到，任他除名罢了。”武氏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你既出了门，我一个妇人家，儿子又小，倘有些门头户脑的事情，留着这秀才的名色搪搪，也还强似没有。”郭乔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我明日动一个游学的呈子^③在学中，便不妨了。”因又想到：“母舅来接我，虽是他

① 直隶——旧省名。明称直属于京师的地区为直隶。自永乐初建都北京（今北京市）后，又称直属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，简称北直，相当今北京、天津两市，河北省大部 and 河南、山东的小部地区；直属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，简称南直，相当今江苏、安徽两省。

② 书——即信。

③ 呈子——旧时公文的一种，下对上用。

一段好意思，但闻他做官甚是清廉，我到广东，难道死死坐在他衙中？未免要东西览游，岂可尽取给于他？须自带些盘缠去方好。”武氏道：“既要带盘缠去，何不叫郭福率性^①买三五百金货物跟你去，便伸缩自便。”郭乔听了大喜道：“如此更妙！”遂一面叫郭福去置货，一面到学中去动呈子。不半月，呈子也准了，货物又置了，郭乔就别了武氏，竟往广东而去。正是：

名场失意欲销忧，一叶扁舟事远游。

只道五湖随所适，谁知明月挂银钩。

郭乔到了广东，先叫郭福寻一个客店，将货物上好了发卖，然后自到县中，来见母舅王知县。王知县听见外甥到了，甚是欢喜，忙叫人接入内衙相见，各叙别来之事，就留在衙中住下。一连住了十数日，郭乔心下因要弃去秀才，故不欲重读诗书。坐在衙中，殊觉寂寞。又捱了两日，闷不过，只得与母舅说道：“外甥此来，虽为问候母舅并舅母二大人之安，然亦因名场失利，借此来散散愤郁。故今稟知母舅大人，欲暂出衙，到各处去游览数日，再来侍奉何如？”王知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初到此，地方不熟，待我差一个衙役，跟随你去，方有次第^②。”郭乔道：“差人跟随固好，但恐差人跟随，未免招摇，有碍母舅之官箴^③，反为不妙。还是容愚甥自去，仍作客游的相安于无事。”王知县道：“贤甥既欲自游，我有道理了。”随入内取了十两银子，付与外甥道：“你可带在身边作游资。”郭乔不敢拂母舅之意，只得受了。遂走出衙来，要到郭福的下处去看看。

不期才走离县前，不上一箭之远，只见两个差人，锁着一个老儿，往县里来。后面又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，啼啼哭哭。郭乔定睛将那女子一看，虽是荆钗布裙，却生得：

貌团团似一朵花，身袅袅如一枝柳。眉分画出的春山，眼横澄来的秋水。春笋般十指纤长，樱桃样一唇红绽。哭声细细莺娇，鬓影垂垂云乱。他见人，苦哀哀无限心伤；人见他，喜孜孜一时魂断。

郭乔见那女子，生得有几分颜色，却跟着老儿啼哭，象有大冤苦之事，心甚生怜，因上前问差人道：“这老儿犯了甚事，你们拿他？这女子又是他甚人，为何跟着啼哭？”差人认得郭乔是老爷亲眷，忙答应道：“郭相公，这老儿不是犯

① 率性——索性。

② 次第——即结果，地步。

③ 官箴——指旧时官吏对自己、手下及家人的限戒。

罪，是欠了朝廷的钱粮，没得抵偿，今日是限上该比，故带他去见老爷。这女子是他的女儿，舍不得父亲去受刑，情愿卖身偿还。却又一时遇不着主顾，故跟了来啼哭。”郭乔道：“他欠多少银子的钱粮？”差人道：“前日老爷当堂算总，共该一十六两。”郭乔道：“既只十六两，也还不多，我代他偿了罢。”因在袖中，将母舅与他作游资的十两，先付与老儿，道：“这十两，你可先交在柜上，那六两可跟我到店中取与你。”老儿接了银子，倒在地下，就是一个头，说道：“相公救了我老朽一命，料无报答。只愿相公生个贵子，中举中进士，显扬后代罢。”那女子也就跟在老儿后面磕头。郭乔连忙扯他父女起来道：“甚么大事，不须如此。”差人见了，因说道：“郭相公既积阴骘^①怜悯他，此时老爷出堂还早，何不先到郭相公寓处，领了那六两银来一同交纳，便率性完了一件公案^②。”郭乔道：“如此更好。”遂撤身先走，差人并老儿女子俱随后跟来。

郭乔到了客店，忙叫郭福，取出一封十两纹银，也递与老儿道：“你可将六两凑完了钱粮，你遭此一番，也苦了，余下的可带回去，父女们将养将养。”老儿接了银子，遂同女儿跪在地下，千恩万谢的只是磕头。郭乔忙忙扯他起来道：“不要如此，反使我不安。”差人道：“既郭相公周济了你，且去完了官事，再慢慢的来谢也不迟。”遂带了老儿去了。

郭乔因问郭福货物卖的如何，郭福道：“托主人之福，带来的货物，行情甚好，不多时早都卖完了。原是五百两本银，如今除去盘费，还净存七百两，实得了加四的利钱，也算好了。”郭乔听了欢喜道：“我初到此，王老爷留住，也还未就回去。你空守着许多银子，坐在此也无益。莫若多寡留下些盘缠与我，其余你可尽买了回头货去，卖了，再买货来接我，亦未为迟。就报个信与主母也好。”郭福领命，遂去置货不题。

郭乔分付完了，就要出门去游赏。因店主人苦苦要留下吃饭，只得又住下了。刚吃完酒饭，只见那老儿已纳完钱粮，消了牌票，欢欢喜喜，同着女儿，又来拜谢郭乔。因自陈道：“我老汉姓米，名字叫做米天禄。娶妻范氏，止生此女，叫做青姐。生他时，他母亲曾得一梦，梦见一神人对他说：‘此女当嫁贵人，当生贵子，不得轻配下人。’故今年一十八岁，尚不舍得嫁与乡下人家。我老汉

① 阴骘——旧称阴德为“阴骘”，而谓暗中进行害人的事为“伤阴骘”。

② 公案——案件，事件。

止靠着有一二十亩山田度日，不料连年荒旱，拖欠下许多钱粮。官府追比^①甚急，并无抵偿，急急要将女儿嫁人。人家恐怕钱粮遗累，俱不敢来娶。追比起来，老汉自然是死了，女儿见事急，情愿卖身救父，故跟上城来，又恨一时没个售主。今日幸遇大恩人，发恻隐之心，慨然周济，救了老汉一命，真是感恩无尽。再四思量，实实毫无报答。惟有将小女一身，虽是村野生身，尚不十分丑陋；又闻大恩人客居于此，故送来早晚伏侍大恩人，望大恩人鉴老汉一点诚心，委曲留下。”郭乔听了，因正色说道：“老丈这话就说差了，我郭挺之是个名教中人，决不做非理之事。就是方才这些小费，止不过见你年老拘挛^②，幼女哭泣，情甚可怜。一时不忍，故少为周济，也非大惠。怎么就思量得人爱女？这不是行义，转是为害了，断乎不可！”米老儿道：“此乃老汉一点感恩报德之心，并非恩人之意，或亦无妨，还望恩人留下。”郭乔道：“此客店中，如何留得妇人女子。你可快快领去，我要出门了，不得陪你。”说罢，竟起身出门去了。正是：

施恩原不望酬恩，何料丝萝暗结婚。

到得桃花桃子熟，方知桃叶出桃根。

米老儿见郭乔竟丢下他出门去了，一发敬重他是个好人。只得带了女儿回家，与范氏说知。大家感激不胜，遂立了一个牌位，写了他的姓名在上，供奉在佛前，朝夕礼拜。乡下有个李家，见他钱粮完了，又思量来与他结亲。米天禄夫妻倒也肯了，青姐因辞道：“父亲前日钱粮事急，要将我嫁与李家，他再三苦辞。我见事急，情愿卖身救父，故父亲带我进城去卖身。幸遇着郭恩人，慨然周济。他虽不为买我，然得了他二十两银子，就与买我一样。况父亲又将我送到他下处，他恐涉嫌疑，有伤名义，故一时不好便受。然我既得了他的银子，又送过与他，他受与不受，我就是郭家的人了。如何好又嫁与别人？如若嫁与别人，则前番送与他，都是虚意了。我虽是乡下一个女子，不知甚的，却守节守义，也是一般，断没个任人去娶的道理。郭恩人若不要我，我情愿跟随父母，终身不嫁，纺绩^③度日，决不又到别人家去。”米天禄见女儿说得有理，便不强他，也就回了李家。但心下还想着，要与郭乔说说，要他受了。不期进城几次，俱

① 追比——旧时地方官吏严逼人民，限期交税、交差，逾期受杖责叫“追比”。

② 拘挛——因肌肉收缩，而手足拘牵，不能伸展自如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“将以予为此拘拘也”。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云：“拘拘，体拘挛也。”此指老年人行动不便。

③ 绩(jī, 音积)——缉麻线。

寻郭乔不见，只得因循^①下了。

不期一日，郭乔在山中游赏，忽遇了一阵暴雨，无处躲避。忽望见山坳里一带茅屋，遂一径望茅屋跑来。及跑到茅屋前，只见一家柴门半掩，雨越下得大了，便顾不得好歹，竟推开门，直跑到草堂之上。早看见一个老人，坐在那里低着头打草鞋，因说道：“借躲躲雨，打搅休怪。”那老人家忽抬起头来一看，认得是郭乔，不胜大喜。因立起身来说道：“恩人耶！我寻了恩人好几遍，皆遇不着，今日为何直走到这里？”郭乔再细看时，方认得这老儿，正是米天禄，也自欢喜。因说道：“原来老丈住在这里，我因信步游赏，不期遇雨。”米天禄因向内叫道：“大恩人在此，老妈女儿，快来拜见！”

叫声未绝，范氏早同青姐跑了出来，看见果是郭乔，遂同天禄一齐拜倒在地，你说感恩，我说叨惠，拜个不了。郭乔连忙扶起。三人拜完，看见郭乔浑身雨淋的烂湿，青姐竟不避嫌疑，忙走上前，替郭乔将湿巾除了下来，湿衣脱了下来，一面取两件干布衣，与郭乔暂穿了，就一面生起些火来烘湿衣。范氏就一面去杀鸡炊煮。不一时，湿衣、湿巾烘干了，依旧与郭乔穿戴起来。范氏炊煮熟了，米天禄就放下一张桌子，又取一张椅子，放在上面，请郭乔坐了，自家下陪。范氏搬出肴来，青姐就执壶在旁斟酒。郭乔见他一家殷勤，甚不过意，连忙叫他放下，他那里肯听。米天禄又再三苦劝，只得放量而饮。饮到半酣之际，偷着将青姐一看，今日欢颜，却与前日愁容，大不相同。但见：

如花貌添出娇羞，似柳腰忽多袅娜。春山眉青青非蹙^②恨，秋水眼淡淡别生春。纤指捧觞飞笋玉，朱唇低劝绽樱丹。笑色掩啼痕，更饶妩媚。巧梳无乱影，倍显容光。他见我己吐出热心，我见他又安忍装成冷面。

郭乔吃到半酣，已有些放荡。又见青姐在面前来往，更觉动情。心下想一想，恐怕只管留连，把持不定，弄出事来。又见雨住天晴，就要作谢入城。当不得米天禄夫妻，苦苦留住道：“请也请恩人不容易到此，今邀天之幸，突然而来，就少也要住十日半月，方才放去。正刚刚到得，就想回去，这是断断不放。”郭乔无奈，只得住下。米天禄又请他到山前山后去游玩。游玩归来，过了一宿。到次日清晨，米天禄在佛前烧香，就指着供奉的牌位与郭乔看道：“这不是恩人

① 因循——沿袭；照旧。
蹙(cù,音促)——皱、收缩。

的牌位么？”郭乔看了，就要毁去，道：“多少恩惠，值得如此，使我不安。”米天禄道：“怎说恩惠不多，若非有此，我老汉一死，是不消说的；就是老妻小女，无依无倚，也都是死，怎能得团头聚面，复居于此？今得居此者，皆恩人之再生也。”郭乔听了，不胜感叹道：“老丈原来是个好人！过去的事，怎还如此记念！”天禄道：“感恩积恨，乃人生钻心切骨之事。不但老汉不敢忘恩人大德，就是小女，自拼卖身救父，今得恩人施济，不独救了老汉一命，又救了小女一身。他情愿为婢，伏侍恩人；又自揣村女，未必入恩人之眼，见恩人不受，不敢苦强。然私心以为得了恩人的厚惠，虽不蒙恩人收用，就当卖与恩人一般，如何又敢将身子许与别人？故昨日李家见老汉钱粮完了，又要来议婚，小女坚决不从，已力辞回去了。”郭乔听了着惊道：“这事老丈在念，还说有因；令媛妙龄，正是桃夭之子，宜室宜家，怎么守起我来！那有此理！这话我不信。”米天禄道：“我老汉从来不晓得说谎。恩人若不相信，待我叫他来，恩人自问他便知。”因叫道：“青姐走来，恩人问你话。”

青姐听见父亲叫，连忙走到面前。郭乔就说道：“前日这些小事，乃我见你父亲一时遭难无偿，我自出心赠他的。青姑娘卖身救父，自是青姑娘之孝，却与我赠银两不相干。青姑娘为何认做一事？若认做一事，岂不因此些小之事，倒误了青姑娘终身？”青姐道：“事虽无干，人各有志，恩人虽赠银周济，不为买妾，然贱妾既有身可卖，怎叫父亲白白受恩人之惠？若父亲白白受恩人之惠，则恩人为仁人，为义士，而贱妾卖身一番，依旧别嫁他人，岂非止博虚名，而不得实为孝女了？故恩人自周济于父亲，贱妾自卖身于恩人，各行各志，各成各是，原不消说得。若必欲借此求售于恩人，则贱妾何人，岂敢仰辱君子，以取罪戾^①？”郭乔听了大喜道：“原来青姑娘不独是个美女子，竟是一个贤女子。我郭挺之前日一见了青姑娘，非不动心，一来正在施济，恐碍了行义之心；二来年齿相悬，恐妨了好逑之路，故承高谊送来之时，急急避去，不敢以色徒自误。不期青姑娘倒有此一片眷恋之贞心，岂非人生之大快！但有一事，也要与青姑娘说过：家有荆妻，若蒙垂爱，只合屈于二座。”青姐道：“卖身之婢，收备洒扫足矣，安敢争小星^②之位？”郭乔听了，愈加欢喜道：“青姑娘既有此美意，我郭挺之怎敢相轻，容归寓再请媒行聘。”青姐道：“贱妾因已卖身与恩人，故见恩人而

① 戾(h, 音力)——罪。

② 小星——妾的代称。

不避。若再请媒行聘，转属多事，非贱妾卖身之原意了。似乎不必！”郭乔说道：“这是青姑娘说的，各行各志，不要管我。”说定，遂急急的辞了回寓。正是：

花有清香月有阴，淑人自具淑人心。

若非眼出寻常外，那得芳名留到今。

郭乔见青姐一个少年的美貌女子，情愿嫁他，怎么不喜。又想青姐是个知高识低的女子，他不争礼于我，自是他的高处；我若无礼于他，便是我的短处了。因回寓取了三十二两银子，竟走至县中，将前事一五一十，都与母舅说了，要他周全。王知县因见他客邸无聊，只得依允了。将三十二两银子，封做两处，以十六两做聘金，以十六两做代礼。又替他添上一对金花，两匹彩缎，并鹅酒^①果盒之类。又叫六名鼓乐，又差一吏，两个皂隶^②，押了送去。分付他说：“是本县为媒，替郭相公娶米天禄女儿为侧室。”吏人领命，竟送到种玉村米家来。恐米家不知，先叫两个皂隶报信。不期这两个皂隶，却正是前日催粮的差人。米老儿忽然看见，吃了一惊道：“钱粮已交完，二位又来做什么？”二皂隶方笑说道：“我们此番来，不是催钱粮。是县里老爷，替郭相公为媒，来聘你令媛。聘礼随后就到了，故我二人先来报喜。”米老儿听了，还不信道：“郭相公来聘小女，为甚太爷肯替他做媒？”二皂隶道：“你原来不知，郭相公就是我县里太爷的外甥。”米天禄听了，愈加欢喜，忙忙与女儿说知，叫老妈央人相帮打点。

早鼓乐吹吹打打，迎入村来了。不一时到了门前，米天禄接着，吏人将聘礼代礼，金花彩缎，鹅酒果盒，一齐送上。又将县尊分付的话，一一说与他知。米老儿听了，满口答应不及的道是道是。忙邀吏人并皂隶入中堂坐定，然后将礼物一一收了。鼓乐在门前吹打，早惊动了一村的男男女女，都来围看，皆羨道：“不期米家女儿，前日没人要，如今倒嫁了这等一个好女婿。”范氏忙央亲邻来相帮，杀鸡宰鹅，收拾酒饭，款待来人。只闹了半日，方得打发去了。青姐见郭乔如此郑重他，一发死心塌地。郭乔要另租屋娶青姐过去，米天禄恐客边不便，转商量择一吉日，将郭乔赘了入来。又热闹了一番，郭乔方与青姐成亲。正是：

游粤无非是偶然，何曾想娶鹊桥仙。

到头柱子兰孙长，方识姻缘看线牵。

① 鹅酒——酒名。

② 皂隶——古代贱役。

二人成亲之后，青姐感郭乔不以卖身之事轻薄他，故凡事体心贴意的奉承。郭乔见青姐成亲之后，比女儿更加妍美，又一心顺从，甚是爱他。故二人如鱼似水，十分相得。每日相偎相依，郭乔连游兴也都减了。过了些时，虽也记挂着家里，却因有此牵绊，便因循循循过了。

忽一日，郭福又载了许多货来，报知家中主母平安，郭乔一发放下了心肠。时光易过，早不知不觉，在广东住了年半有余。王知县见他久不到衙，知他为此留恋，因差人接他到衙。劝戒他道：“我接你来游粤的初念，原为你一时不曾中得，我恐你抑郁，故接你来散散。原未尝叫你在此抛弃家乡，另做人家。今你来此，已将及二载，明年又是场期，还该早早回去，温习书史，以图上进。若只管流落在此，一时贪新欢，误了终身大事，岂不是我做舅的接你来倒害你！”郭乔口中虽答应道：“母舅大人吩咐的是！外甥只等小价还有些货物一卖完，就起身回去了。”然心里实未尝打点归计。

不期又过不得几时，忽王知县报行取^①了，要进京，遂立逼着要郭乔同去。郭乔没法推辞，只得来与青姐说知。青姐因说道：“相公故乡，原有家产，原有主母，原有功名，原该回去，是不消说得的。贱妾虽蒙相公收用，却是傍枝，不足重轻，焉敢以相公怜惜私情，苦苦牵缠，以妨相公之正业。但只有一事，要与相公说知，求相公留意，不可忘了。”郭乔道：“你便说得好听，只是恩爱许久，一旦分离，如何舍得？你且说，更有何事，叫我留意？”青姐道：“贱妾蒙相公怜爱，得侍枕席，已怀五月之孕了。倘侥幸生子，贱妾可弃，此子乃相公骨血，万不可弃，所以说望相公留意。”郭乔听了，惨然道：“爱妻怎么就说到一个弃字！我郭乔纵使无情，也不至此。今之欲归，非轻舍爱妻，苦为母舅所迫耳！归后当谋再至，决不相负。”青姐道：“相公之心，何尝愿弃。但恐道路远，事牵绊，不得已耳。”郭乔道：“弃与不弃，在各人之心，此时也难讲。爱妻既念及生子，要我留名，我就预定一名于此，以为后日之征何如？”青姐道：“如此更妙。”郭乔道：“世

① 行取——明代制度，按照规定年限，州县官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，可以调京，通过考选后补授科道或部属官取，称为行取，实际是外官内。

称父子为乔梓^①，我既名乔，你若生子，就叫做郭梓罢了。”青姐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谨遵相公之命。”又过了两日，王知县择了行期，速速着人来催。郭乔无可奈何，只得叫郭福留下二百金与米天禄，叫他置些产业，以供青姐之用。然后拜别，随母舅而去。正是：

东齐有路接西秦，驿路山如眉黛颦。

若论人情谁愿别，奈何行止不由人。

郭乔自别了青姐，随着母舅北归，心虽系念青姐，却也无可奈何。月余到了庐州家里，幸喜武氏平安，夫妻相见甚欢。武氏已知道娶了青姐之事，因问道：“你娶了一妾，何不带了来家，与我作伴也好，为何竟丢在那里？”郭乔道：“此不过一时客邸无聊，适为凑巧，偶尔为之，当得甚么正景？远巴巴又带他来？”武氏道：“妻妾家之内助，倘生子息，便要嗣续宗祖，怎说不是正景？”郭乔笑道：“在那里也还正景。今见了娘子，如何还敢说正景。”说的夫妻笑了。过了两日，忽闻得又点出新宗师来科举。郭乔也还不在心上，倒是武氏再三说道：“你又不老，学中名字又还在，何不再出去考一考？”郭乔道：“旧时终日读书，也不能巴得一第。今弃了将近两年，荒疏之极，便去考，料也无用。”武氏道：“纵无用，也与闲在家里一般。”郭乔被武氏再三劝不过，只得又走到学中去销了假，重新寻出旧本头来又读起。读到宗师来考时，喜得天资高，依旧考了一个一等，只无奈入了大场，自夸文章锦绣，仍落孙山之外。一连两科，皆是如此。初时还恼，后来知道命中无科甲之分，连恼也不恼。

此时郭乔已是四十八岁，武氏也是四十五岁，虽然不中，却喜得家道从容，尽可度日。郭乔自家功名无望，便一味留心教子。不期儿子长到一十八岁，正打帐^②与他求婚，不期得了暴疾，竟自死了。夫妻二人，痛哭不已，方觉人世有孤独之苦，急急再想生子，而夫妻俱是望五之人，那里还敢指望！虽武氏为人

① 乔梓——亦作“桥梓”。《尚书大传·周传·梓材》：“伯禽与康叔见周公，三见而三笞之。康叔有骇色，谓伯禽曰：‘有商子者，贤人也。与子见之。’乃见商子而问焉。商子曰：‘南山之阳有木焉，名乔。’二三子往观之，见乔实高高然而上，反以告商子。商子曰：‘乔者，又道也；南山之阴有木焉，名梓。’二三子复往观焉，见梓实晋晋然而俯，反以告商子。商子曰：‘梓者，子道也。’二三子明日见周公，入门而趋，登堂而跪。周公迎拂其首，劳而食之，曰：‘尔安见君子乎？’按儒家以为父权不可侵犯似乔；儿子应卑躬屈节，似梓。后因称父子为“乔梓。”

② 打帐——准备钱。

甚贤，买了两个丫头，在房中伏侍郭乔，却如水中捞月，全然不得。初时郭福在广东做生意，青姐处还有些消息，后来郭福不走广东，遂连消息都无了。郭乔虽时常在花前月下念及青姐，争奈年纪渐渐大了，那里能够到得广东。青姐之事，只当做了一场春梦，付之一叹。学中虽还挂名做个秀才，却连科举也不出来了，白白的混过了两科。

这年是五十六岁，又该乡试，郭乔照旧不出来赴考。不期这一科的宗师，姓秦名鉴，虽是西人，却自负知文，要在科场内拔识几个奇才，正案虽然定了，他犹恐遗下真才，却又吊考遗才，不许一名不到。郭乔无奈，只得也随众去考，心下还暗暗想道：考一个六等，黜^①退了，倒干净，也免得年年奔来奔去。不期考过了，秦宗师当面发落第一名，就叫郭乔问道：“你文字做得渊涵醇正，大有学识，此乃必售^②之技，为何自弃，竟不赴考？”郭乔见宗师说话，打动他的心事，不觉惨然跪禀道：“生员自十六岁进学，在学中做过四十年生员，应举过十数次，皆不能侥幸。自知命中无分，故心成死灰，非自弃也。”秦宗师笑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：窗下休言命，场中莫论文。我本院偏不信此说，场中乃论文之地，若不论文，却将何为据。本院今送你入场，你如此文字，若再不中，我本院便情愿弃职回去，再不阅文了。”郭乔连连叩头道：“多蒙大宗师如此作养，真天地再生，父母再养矣。”不多时，宗师发放完，忙退了出来，与武氏说知，从新又兴兴头头到南场去科举。

这一番入场也是一般做文，只觉的精神猛勇，真是：“贵人抬眼看，便是福星临。”三场完了，候到发榜之期，郭乔名字早高高中了第九名亚魁，忙忙去吃鹿鸣宴^③，谢座师，谢房师，俱随众一体行事。惟到谢秦宗师，又特特的大拜了四拜，说道：“门生死灰，若非恩师作养，已成沟中弃物了。”秦宗师自负赏鉴不差，也不胜之喜，遂催他早早入京静养。郭乔回家，武氏见他中了举人，贺客填门，无任欢喜，只恨儿子死了，无人承接后代，甚是不快。

郭乔因奉宗师之命，择了十月初一日，便要长行。夫妻临别，武氏再三嘱咐道：“你功名既已到手，后嗣一发要紧。妾闻古人还有八十生子之事，你今还

① 黜(chù,音触)——贬斥,废除。

② 售——达到,实现。用作科举考试得中的意思。

③ 鹿鸣宴——唐代乡举考试后,州县长官宴请得中举子的宴会。因在宴会上歌《诗·小雅·鹿鸣》,故名。

未六十，不可懈怠。家中之婢，久已无用，你到京中，若遇燕赵得意佳人，不妨多觅一两个，以为广育之计。”郭乔听了，感激不尽道：“多蒙贤妻美意，只恐枯杨不能生^①了。”武氏道：“你功名久已灰心，怎么今日又死灰复燃，天下事不能预料，人事可行，还须我尽。”郭乔听了，连连点头道：“领教，领教！”夫妻遂别了。正是：

贤妻字字是良言，岂独担当 与繁。

倘能妇人皆若此，自然家茂子孙繁。

郭乔到了京中，赴部报过名，就在西山寻个冷寺住下，潜心读书，不会宾客。到了次年二月，随众入场，三场完毕。到了春榜放时，真是时来顽铁也生光，早又高中了三十三名进士，满心欢喜，以为完了一场读书之愿。只可恨死了儿子，终属空喜。忽报房刻成会试录，送了一本来，郭乔要细细看明，好会同年。看见自家是第三十三名郭乔，庐州府合肥县生员，再看到第三十四名，就是一个郭梓，韶州府东昌县附学生。心下老大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我记得广东米氏别我时，他曾说已有五月之孕，恐防生子，叫我先定一名，我还记得所定之名，恰恰正是郭梓。难道这郭梓，就是米氏所生之子？若说不是，为何恰恰又是韶州府乐昌县，正是米氏出身之地？但我离广东，屈指算来，只好二十年。若是米氏所生之子，今才二十岁，便连夜读书，也不能中举中进士如此之速。”心下狐疑不了，忙吩咐长班去访这中三十四名的郭爷，多大年纪了，寓在那里，我要去拜他。长班去访了来报道：“这位郭爷，听得人说，他年纪甚小，只好二十来岁，原是贫家出身，盘缠不多，不曾入城，就住在城外一个冷饭店内。闻知这郭爷，也是李翰林老爷房里的，与老爷正是同门。明日李老爷散生日，本房门生都要来拜贺。老爷到李老爷家，自然要会着。”郭乔听了大喜。

到了次日，日色才出，即具了贺礼，来与李翰林拜寿。李翰林出厅相见，拜完寿，李翰林就问道：“本院闲散诞辰，不足为贺。贤契为何今日来得独早？”郭乔忙打一恭道：“门生今日一来奉祝，二来还有一狐疑之事，要求老师台为门生问明。”李翰林道：“有甚狐疑之事？”郭乔遂将随母舅之任，游广东并娶妾米氏，同住了二年有余，临行，米氏有孕，预定子名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今此郭兄，姓同名同，年又相同，地方又相同，大有可疑。因系同年，不敢轻问，少顷来时，万望老师台细细一询，便知是否。”李翰林应允了。

① 生 —— 通“蕓”。植物的嫩芽。《易·大过》：“枯杨生 。”

不多时，众门生俱到，一面拜过寿，一面众同年相见了，各叙寒温。坐定，李翰林就开口先问郭梓道：“郭贤契^①，贵庚多少了？”郭梓忙打一躬道：“门生今年正交二十。”李翰林又问道：“贤契如此青年，自然具庆了，但不知令尊翁是何台讳？原习何业？”郭梓听见问他父亲名字，不觉面色一红，沉吟半晌，方又说道：“家父乃庐州府生员，客游于广，以荫门生。门生生时，而家父已还，尚未及面，深负不孝之罪。”李翰林道：“据贤契说来，则令堂当是米氏了。”郭梓听了大惊道：“家母果系米氏，不知老师台何以得知？”李翰林道：“贤契既知令尊翁是庐州府生员，自然知其名字。”郭梓道：“父名子不敢轻呼，但第三十三名的这位同年，贵姓尊名，以及郡县，皆与家父相同，不知何故。”李翰林道：“你既知父亲是庐州生员，前日舟过庐州，为何不一访问？”郭梓道：“门生年幼，初出门，不识道途，又无人指引，又因家寒，资斧^②不裕，又恐误了场期，故忙忙进京，未敢迂道。今蒙老师台提拔，侥幸及第，只俟廷试一过，即当请假到庐州访求。”李翰林笑道：“贤契如今不消又去访求了，本院还你一个父亲罢！这三十三名的正是他。”郭梓道：“家母说家父是生员，不曾说是举人进士。”李翰林又笑道：“生员难道就中不得举人进士的么？”

郭乔此时，已看得明白，听得明白，知道确乎是他的儿子，满心狂喜，忍不住走上前说道：“我儿，你不消疑惑了，你外祖父可叫做米天禄？外祖母可是范氏？你母亲可是三月十五日生日？你住的地方，可叫做种玉村？这还可以盗窃。你看你这当眉心的这一点黑痣，与我眉心这一点黑痣，可是假借得来的？你心下便明白了。”郭梓忙抬头一看，见郭乔眉心一点黑痣，果与自家的相同。认真是实，方走上前一把扯着郭乔，拜伏于地道：“孩儿生身二十年，尚不知木本水源，真不肖而又不孝矣！”郭乔连忙扶起他来道：“汝父在诗书中埋尘一生，今方少展，在宗祀中不曾广育，遂致无后。今无意中得汝，又赖汝母贤能，教汝成名，以掩饰汝父之不孝，可谓有功于祖父，诚厚幸也！”随又同郭梓拜谢李翰林道：“父子同出门墙，恩莫大矣。又蒙指点识认，德更加焉。虽效犬马衔结，亦不能补报万一！”李翰林道：“父子睽离^③，认识的多矣。若父子乡会同科，相逢识认于金榜之下，则古今未之有也，大奇，大奇！可贺，可贺！”众同年俱齐声

① 契(qì,音气)——意气相合；投合。

② 资斧——旅费，盘缠，亦作“齐斧”。

③ 睽离(kuí,音葵)——阔别。